

給媽媽的信

林嘉禾

整齊的書桌上放了一封打開了的信，那是最近一期的銀行月結單。媽又是老樣子。我不是跟她說過好幾十遍嗎？我已經是成年人了，我要有自己的私隱。可是她總沒有聽進耳，脾氣好的時候說是自己不小心拆開了；脾氣壞的時候就說從頭到腳，包括我的小小鳥，她哪有一部份沒看過的（這跟看我的信件和日記有甚麼關係？）最初我十分憤怒，但後來也變得麻木了。有人說，對一切麻木代表一個人真正成長。那我想我並沒有真的長大，因為在我麻木的外表下，內心仍然是熱血沸騰。翻開日記，拿起圓珠筆，一月二十四日，晴，上大課上導修到飯堂跟同學談功課。媽就是要有一點東西在手，才不會嘮嘮叨叨，要不她總以為你有甚麼天大秘密瞞著她。這叫安全感嗎？無聲的冷笑，夾纏著無限同情和恨意，我把日記本放回原處。

「小明，」媽門也沒敲走了進來。這時，我正在更換睡衣準備睡覺。「這個星期六、日沒事的話便留在家中好了。」

「好的，媽。」我二十二歲了，但在媽面前，總得像個聽話的孩子。小小小，我還小嗎？還有幾個月我便大學畢業了。我從銀包暗格拿出一張音樂會門卷，演奏日期是這個星期六。就是這個星期六，我要徹徹底底的毀掉這一切：毀掉這個扮演出來的我，毀掉這本寫了七年的媽媽的日記，毀掉這個童話故事裡的家。

我翻開那本 Advanced Taxation，把信紙放在右面的一頁，用左手拿起筆桿子揮筆疾書。小時候爸爸不讓我用左手寫字，今天，我就要用這隻手寫這封信。我知道，今

天我飾演的是個截然不同的角色，這也會是我最後一次扮演別人。

鎮榮：

小娟要交小一入學申請表了。你能在父親一欄填上資料並在最後一頁簽名嗎？

淑芬

我托了托那沉甸甸的黑框眼鏡，腦袋裡奏著的是輕快的快樂頌。自從中四那年，我為了「專心念書」而放棄彈琴後，我的心再沒有像這樣奔馳過了。從 Advanced Taxation 的最後幾頁中，我拿出了今天排隊拿來的小一入學申請表，還有同班同學 Jenny 的一絲長長秀髮。我小心翼翼的把這些一拼放進信封裡，寫好地址，貼上郵票，再把信件放進書頁之間。我從來不曾如此確確實實的掌握自己的命運。

一大清早，我繞道走往生產力促進局外面的郵箱。從又一居走往那兒的路程不遠，只是我手上那本 Advanced Taxation 拖慢了腳步。打開那本書，再看一遍那信封：又一居美麗花園三樓 F 座，不錯，是我家的地址；莫鎮榮，爸爸的名字。該放進去，還是……我不該猶疑，不是嗎？從買票去聽音樂會的一刻開始，我不就決定了自己的命運嗎？咚的一聲，那封信清脆的掉進郵箱中。

這天的課過得特別快，明晚便是那音樂會了。回家前，我花了四百多塊在又一城買了個背囊，想像明天我便會背著這樣一個新背囊，揮一揮衣袖，作別這個家，走上聽音樂會的路。

星期六。媽媽一貫的睡到中午然後才到

樓下買早餐。她該開了信箱吧？她會在電梯內拆看爸爸的信嗎？還是待回到家裡才把信打開呢？要是她回到家裡才看，那場面才夠震撼啊——媽手中的白粥油條砰一聲的掉到地上；她拿著信，還有那表格，站在廳上渾身發抖。她會注意到那絲秀髮嗎？我可花了一番功夫才找到的。之後，她會衝進房間，把爸爸從床上抽起來質問。然後，媽媽大概不會走進廚房拿起菜刀來吧？她也許會離家出走。至於爸爸，百辭莫辯。那我該在甚麼時候出場呢？這時，門外響起了媽媽的鑰匙聲。我背起我的新背囊，一顆心砰砰直跳。有些人一生只求一刹那的快感。而我，也正是等待著這一刻。媽媽回來了。那種充滿缺憾的所謂完滿，將會隨著那些白粥油條一起掉個粉碎，是完美的粉碎。

膠袋聲、開燈聲、拖鞋聲、打開冰箱門的聲、撲通撲通撲通撲通的心跳聲。我坐在書桌前，就是等待那一刻。砰！房門打開了。

「小明，媽媽今天不舒服，飯桌上放著早餐，自己去拿吧。」媽媽面色蒼白得就像她平時戴上了美白面膜的模樣。

「是，好的。」我心裡討厭自己又變得這樣乖巧。「媽媽，今天晚上我要去聽音樂會。」我不是要雄赳赳的走出去，不發一語，做個真正的男子漢嗎？

「那早去早回。」早甚麼？你該不讓我去的嘛！你這樣教我連反抗的機會也沒有。假惺惺的，算甚麼樣子。爸有了外遇，女兒也七歲多了！這就是我一直等待著的一刻嗎？

我背著新背囊跑到樓下。燈登登登。郵差該送過信了。登登登。一定是媽媽還未開信箱。登登登。信箱空空如也。

樓下的街道冷清清的，枯黃的葉子隨風打轉。我滿鼻子盡是血腥味。媽古怪的反應著實令我不知所措。我沒有去音樂會，去音樂會似乎已經失去了原本的意義了。我在又一城的百佳徘徊了一整天，盤算著今晚我回到家裡該擔演甚麼角色。媽從來也不是個冷靜的人，為甚麼她剛才能掩飾得那麼好呢？也許，她不要傷害我。她要待我離開家後，才開始行動。一種快感湧上心頭：要是我回到家裡再看不見爸，或是爸媽都不在了，又或是家都沒有了，我得「強忍著淚」，在大眾的同情中成長。那是毀滅後的重生。站在放報紙的那一欄前，我幻想著明天報紙的頭條「又一居妒婦殺夫 大學生痛失家園」。

晚上大約十一時，我從樓下望上三樓，家裡依然燈火通明。

「小明，湯涼了！」一回到家裡，媽媽連忙從廚房端出湯來，爸爸如舊在沙發上看電視，就像一切也沒有發生過。熱騰騰的湯散發著絲絲蒸氣，但卻沒有在媽媽蒼白的臉上留下點點紅潤的色彩。湯的氣味飄送過來，那種氣味熟悉但怪異。那團隨風打轉的葉子突然飄過我的腦海。

「我……我很累了。」我低頭快步走進房間，把房門鎖上。那碗湯……我真的不敢想像媽媽連我也不放過。我想起新聞裡提到的一個行為藝術家。他把自己的一切都放進壓扁廢物的機器裡頭毀掉，但到底他沒有把自己也放進去。我整夜沒睡，生怕媽媽會一把火把我們燒死，又或是走進來把我捏死。

好不容易捱過一夜。早上十一時許，廁所傳來沙沙的聲音。爸起床了，安然無恙

的。每個星期天他都會約同事打牌，想媽媽也不會在爸爸不在的時候對付我吧。說到底，「錯」的也是爸。一夜未眠，我趁現在才敢倒頭大睡。可惜睡了不夠一句鐘，一陣濃烈的氣味傳到房間。是煤氣！煤氣從廚房裡傳來。我趕忙起床關掉煤氣開關，打開窗戶。這時候，媽媽正在客廳看電視。

「甚麼？湯滾了麼？」媽故作驚訝的問。  
「是，是的。」

接連幾個月我的生活都不好過。有一天，媽買了老鼠藥回家說要杜鼠。又有一天，她買了滴露回來，說要消毒浴缸。一個月來，我不敢吃飯、不敢睡覺。我知道了，媽也許早就發現那封信是我寫的，所以決定要這樣折磨我。考畢業試那天，我在家裡暈倒了。媽把我送到醫院，後來，我給輾轉的送到精神病院去。在我的病歷上，醫生寫上

「受不了考試壓力，有輕微的性格分裂，嚴重毀滅傾向，患上了被迫害妄想症」。

經過兩個多月的「治療」，我真的好多了。爸媽這些日子似乎擔心得要命。我想媽該原諒了我，他們也該冰釋前嫌吧。也許是藥物作用，我開始有點內咎，也厭惡了「毀滅」。也許，我學會變得麻木，我真的長大了。我再也不討厭這個我扮演的乖孩子小明。我告訴自己，回到家後，我要從新做人。那天早上，爸爸上班去了，媽媽從精神病院把我接回家。

「莫太太，見到你真好了。」「看更」王伯操著不太純正的廣州話，皮笑肉不笑的說著。「我們剛逮著個小孩。這幾個月他倒偷了不少信啊！」然後，他從櫃裡拿出一捆全給打開過的信。放在面頭的那封，字跡似曾相識。

「這封，莫先生的。」

